

记忆与随想

——关于《北方的河》

刘晓林

一个人与某本书相遇,并且那些与自己心灵相契的文字最终成为精神成长的酵素,很多时候可能因为机缘巧合,而某本书能引起一个群体的共鸣并成为公共记忆,则与特定时代的情绪、氛围与价值追求息息相关,比如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托马斯·潘恩所著的《常识》,据说几乎每个北美大陆军士兵的行囊中,都会有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常识》唤醒人们的独立意识,确立军人行军作战、流血牺牲的意义所在,可以说,潘恩的文字与摆脱奴役追求自由的时代要求互为因果。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是一个文学和生活充满柔情蜜意的时代,其特点是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决定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甚至建构了社会的价值观!每一部作品刚刚问世,即可成为阅读的热点,张承志《北方的河》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在我的书架保存着一本册页已经泛黄的中篇小说选刊,读大学时曾长期订阅这本刊物,时间推移,旧书刊遗失不少,唯独1984年第6期“选刊”舍不得丢弃,原因就是这本刊物上刊载有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这篇约五万字的小小说给我深刻的影响,如果至今我身上还葆有些许理想主义的情愫,我确认有这本小说打下的精神底色。

新世纪初,我在某著名高校访学,有一次听课,讲课者是与年龄相仿的青年学者,他说前些日子去广州,有朋友邀请赴一个饭局,在座有一位成功商人,话不投机,饭桌上甚是尴尬,为不冷场,没话找话,不知谁突然说到了文学,并且说到了张承志,商人和学者终于找到了共同话题,商人也是八十年代初进的大学,那天,学者和商人聊了许久,长时间说到了《北方的河》。学者谈到这里,颇有感慨,共同的经历,一本共同阅读的书,可以使陌路成为莫逆。这让我想起了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的那段话,“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套用一下,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不管如

今做什么职业,世俗身份差异有多大,但都可以凭借《北方的河》,找到彼此理解,信任的通道!在一定意义上讲,《北方的河》建构了一代人身份认同的基础。

从艺术的完整性和纯粹性讲,《北方的河》并非张承志最好的作品,那些经过时间的严苛检验,建立在民族文化、历史和地域背景之中的作品更为文学史家所称道,比如《黑骏马》,比如《西省暗杀考》,前者对位蒙古民间歌谣《钢嘎·哈拉》建构叙事线索,回荡着类乎蒙古长调的旷远、苍凉的抒情调子,呈现了草原民族独特的道德观念、坚韧的生命意志,朴素诚挚人性光芒。后者涉及晚清西北的一段复仇秘史,呼唤一种一诺千金和为信念不惜粉身碎命的血勇之气,张承志钟爱这部小说,曾说正是因为这部作品的创作,自己才拥有了作为小说家的自信。相比以上两部小说,《北方的河》显然少了一些从容圆润,欠缺了节奏、情绪的必要控制,各个部分的笔力也不够均衡,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这部小说的热爱。

这是一部灼烫的小说。大地理坐标以及大地理区位标识的宏阔性,构成了小说标题辽阔、雄浑、苍劲的气象。小说写到了“他”——一个决意放弃“计生办”科员的职位,准备报考人文地理学研究生的大学毕业生——与五条中国北方大河的或现实或精神性的联系,这五条大河,有往昔生活中骑着马渡过的额尔齐斯河,有两次横渡给予他自己父亲般庇护与宽容的黄河,有彩陶流成河的湟水,有看似温顺实则不羁的永定河,有想象中开冻时轰鸣震响让大地震颤的黑龙江,这

些北方的河脾性各异却都有着雄健粗犷的品质,这一切与奋斗的“他”相互映衬,“他”藐视权势,骄傲雄毅,不断撕碎现实的羁绊,与世俗庸常绝不和解,义无反顾追逐理想,洋溢着热情、勇气和雄性的力量,北方的河塑造了“他”,并且正在帮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和战士。“他”无疑带有某种符号化的特点,在他身上,可以清晰感觉到堂吉珂德、约翰·克里斯多夫、桑提亚哥以及“超人”的痕迹。

然而,这种高扬人的主体性的文学表达,在注重世俗利益,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式的犬儒哲学甚嚣尘上的九十年代中国屡遭讥讽与嘲笑,被认为是浮泛、空洞和夸张的滥情,是奢侈的乌托邦冲动。在消解理想解构意义的社会语境中,展示理想主义者精神漫游的《北方的河》似乎被淡忘了。但我却不能忘却当年阅读时那种血脉贲张的激动,以及与滚烫的文字浑然交融的那个时代的青春气息。

《北方的河》中,男女主人公在青海东部的湟水河边,从流淌的溪水中捡起破碎的彩陶,一片片拼凑,一个完整的器形开始呈现,但缺了腹部的一块,作为摄影记者的“她”,以湟水岸边的土塬、树林为背景,拍摄的一张复原的彩陶照片。后来成为她女友的徐华北,面对这张照片啧啧而叹:厚重的黄土塬,生气逼人的小树林,以及古老的彩陶,美到了极致,可惜缺了一块儿,仿佛象征着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她怯怯地表达了自己的异议,这应当就是生活本身!徐华北激烈地反驳:不,不,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生活,没有哪一代人比我们更残破了!

“我们”这一代就是作者的同龄人,出生于四十年代末或五十年代初,在文革中断学业,怀抱狂热梦想奔赴广阔天地,却遭受了欺骗,屈辱,艰难的一代人。小说中的“他”在额尔齐斯河边经受了在现实利益面前友谊与爱情的脆弱,“她”年仅12岁就目睹了父亲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的惨景,徐华北才华横溢,却不得不屈就小工厂秘书的职位仰人鼻息,“我们”的生活的确残破不全,张承志写作《北方的河》确有为“我们”证言的意图,小说的题记中说,“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人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示其意义”,然而放宽历史的视界,每一代人都有其存在的意义,每一代人的生活都有可能经历不同形式的“残破”,但未必具有不可重复的“独特性”,依据“规律”运行的历史记忆机制,会淘洗“特别”而存留“平常”,所以,小说中的徐华北最终认可了“她”的说法,“也许你是对的,这古老的罐子应当象征古老的生活。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小说中出现有关湟水、彩陶的描写,是我不能忘怀《北方的河》的又一个原因。1975年,张承志在北大历史系就读时,曾在青海高庙进行考古实习,对当地的历史文化和风土民俗有过深入切实的了解与感受,这是否就是他于西北的黄土高原结下不解情缘开始?他在小说中引述了一首河湟“花儿”,“哎哟哟,西宁城里我去过/有一个当当的磨/哎哟哟,尕妹妹跟前我去过/有一股扰人的火”,为了“不伤教化”,他改动了原始唱词,原本第三句是:“尕妹妹怀里我睡过”。

一个人的民间 (组诗)

江帆

一朵生锈的玫瑰

一朵玫瑰的锈,和一张过目不忘的脸
散落在岩石的锈上,你惊喜它们内在的岩画
和青铜的雕像,简单,智慧,甚至神秘
它们的暗器正向我们射来——
你想回到它们的过去,为一朵玫瑰压上口红
就像司汤达替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描上胭脂
像博尔赫斯的那朵玫瑰,通过炼金术
从那银器到一根鱼骨,甚至不动声色地再生

倘若你继续迟疑

倘若你迟疑,乔木的落叶就飘到了苦楝树下
这些冬天的雨点打着你的时候,你感觉
它们依旧与你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就像是你视野里的那些另外的雨点
和落地的花瓣,均匀、顺从,又适度地降落
把你的菊园蒙在一个意境里,你吃惊
然后镇静,把蠢蠢欲动的念头打消
猛地想起什么,又沮丧地被它逃走
一只灰色的麻雀和满脸雀斑的少女
深陷在黑色的思念中,可我知道飞蛾已经出生
倘若你继续迟疑,南方也不再成为你的家乡

世界,也不忍自己预言了一座废墟

寂静——它永远寂静,你彻夜等待着
和光芒重叠的白昼,你有一份太长的黑夜
需要迷雾填充那里的方向,然后是充足的阳光
仅仅为了一座房顶的裂缝投下了光明
如果种子不死,门上的锁链会发出惊人的响声
命运也无法测算出深渊的谜底。太远了
一匹马的命运,太远了,一个人的命运
呵,一生的前景,一生的金子,一生的阅读
世界,也不忍自己预言了一座废墟

平原上的野花

胸中首先涌出的是田野,它们只是随风晃动

在那里,它们等待时间,若有所思
直到每天悬挂在我心头,开出另一个时代
我在找寻道路,即使它们已把季节统领
即使它们想要把我带到更远的地方
像它们把自己点亮,带着祝福、黎明
一直蔓延到我的家中,黄昏降临,从花的肉体
我看见了肯定的光明,而我的沉默
是我布下的阴影,仿佛土地上的节日
那些芬芳使我沉醉,把我引向更大的宽阔
我愿意回到那里,在那里我愿意
做一朵朝露湿透的野花,口含露珠回到井边
侧身而睡,像它们耀眼、迷人,有着百般的姿态
使大地永不熄灭,我的心跳在天空的不远处
就像裂开的一朵花,我能做的就是河里
等太阳出来,一颗高贵的头颅美丽地升起
把整个平原归类于一朵花的睡眠,除了香气
它们微笑的一面是美,一面是凋零
它们属于我们,一旦消失更属于泥土
它们离开,但另一些留下,一朵接一朵
在竹园的小路上,奇迹般地赶上了我父亲

趁着天还没黑的时候

土地越来越少,我剩下的信心已经不多
几年后,或许我会像很多人一样被迫搬迁
在水田上建立的新楼里,看书、读报
像大多数农民一样失业——惶惶不可终日
在晴天,趁着田地还在,天还没黑
我要赶紧播完最后一粒稻种……

窗外

我把平原合上,我把一部分的平原
留在了遥远暗淡的少年时代,无人知晓
我慢慢起身走向窗口,我眺望
整个平原开始飞动、欢腾起来
有人在一段河水里淘米、净菜、洗一把带泥的铁锹
有人将斑驳的夕阳挑回来,倒入一口缸中
多少次我拒绝落叶的回应,当它从树枝猛然离开
飘向半空,把一缕惆怅留在我迅速模糊的身后

一切都是在撕裂,一切都在拉长着距离
而我根本不想停顿在喧嚣、幽微的泡沫周围

它的一生都很美

这一生用肥沃的泥土换来简单的日子
换取和平,换一个村子像另一个村子一样活着
换来窗外的虫鸣,路边的绿色咬你的肩膀
喧嚣过后的落日略显忧郁,在迷迭的夜色周围
它像熄了火的拖拉机,也熄灭了一些翅膀
当所有逼进灯光的路,所有的一切通向同一个深处
炊烟里的细丝无人发现,无人发现灯笼也灭了
柳枝晃动,湖水荡漾,呼啸又尖又细,风永无止境
火种和木炭一起燃烧,这尽显杂乱的平原
从不惊讶很多事物的到来,不在乎野草容易腐烂
或野草一样多的梦境在水槽中微微起伏
歌声高昂地坐在草堆上,渐渐低了下来……
在黄昏里找到了背影,日落前的粮仓
当一匹瞎马赶完最后的路程,站在平原的边缘
当石头披上露水走在离平原最近的地方
渴望的新声在羊圈里响起,露水拥有了平原的高度
平原让我们孤独地爱着,爱得不见伤口
从凋落开始,它飘忽,像天空突然多了飞翔之物
它的河流那么怀旧,花迎向我们开放
它的香气像炊烟散开升起到天边,它五谷丰登
子孙满堂,它一生都是美的,下一生还那么美

一个人的冬天

一个人的冬天,如今你独自回到这里
这像梦一样熟悉的地方,在向着你奔来
一些长夜的禁锢,一些怀中秘密的秩序
分给你时间的碎银,你的窗口
一再被吹灭,你的窗口也扑向黑夜
扑向不同于秋天的冬天,不同的庭院
你能从那儿召回的一些亲人在絮语
在远离你的草地,还有不可遏止的疯狂平原
你整个的身体甚至随着飞了出去
从你这里望过去仿佛已经触到灯光
多少夜里一样消失的人,为你发出响声
在南口镇,像落叶梧桐进入到你的房间
像你穿过明暗交错的北京城回到住地
怀念并非必需之物,秋天可以不去
春天可以不来,你一样怀着最初的感动

黑帐篷

权生兰

又是一顶黑帐篷
就像我见过的高原上的牦牛
一样多
大多数是黑色的
在草场边际
一卧便卧成了记忆
成了一种风景
毛还是黑绒毛
照样有鲜活的奶茶,奶酪和酸
奶的味道
只是没有了皮下的肉身

陈年的骨骼
撑起四季
手臂牢牢抓紧土地的根须
崛起,膨胀
用多余的热量来打一桶酥油
摇一摇经轮
或者和一只狗儿一起打个盹

此时
风会带走一阵炊烟
它和几朵云彩去了远方
夕阳靠近三米外的黑帐篷里

